

17.476

宜昌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革命传统教育

宜昌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贈 閱
宜昌县政协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湖北省宜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一九九〇年十二月

宜昌县文史资料

第五辑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宜昌县委员会
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准印证：宜昌县内印字(1990)第5号

宜昌日报印刷厂印刷

字数：110千字 印数：5000

1990年12月印刷

《宜昌县文史资料》第五辑

编纂成员名单

主 审：张儒学
副主审：高秉焱 杨树葆 陈精求
 屈家宽
编 审：易行炜
副编审：简兴安
特邀编辑：武康 陈乃义
校 对：易行炜 简兴安

目 录

抗 日 烽 火

峡门御敌琐忆

——平善坝痛歼日寇追记 闫秉心(1)

对国民党军事首脑在宜昌沦陷

前后抗日战略战术的评述 沈重宇(6)

宜昌人民在抗战军运中作出的

贡献与牺牲 朱国楚 黎祥清(9)

附:《宜昌县抗战史料》关于军运的

情况记载 熊楚洪(16)

光辉的母校

——忆抗日时期的学院街小学 罗华英(18)

历 史 风 云

辛亥革命前后宜昌历史大事记略 简兴安(22)

北洋军阀余孽统治时期的宜昌 简兴安 陈尔康(32)

人 物 春 秋

- 刘伯承早年征战在宜昌 傅长德(42)
刘惠馨同志在雾渡河 黎祥清(55)
回忆我的母亲——陈振青 曾福兰(58)
忆池峰城军长在黎家湾 黎祥炼(64)
武长青违禁售烟案始末 谈崇高(68)
韩慎之其人 熊楚洪(71)

教 育 往 事

- 抗日时期在宜昌县立初中教学的回忆 陈希良(73)
抗日前及抗日期间的宜昌乡村教育 黎祥清(77)
建国前的湖北省立宜昌师范 黎祥清(82)
清末及民国时期宜昌县教育界的
 党派组织 朱国楚 黎祥清(86)
民国时期宜昌县的教育团体 朱国楚 黎祥清(94)

工 商 史 话

- 宜昌县商会旧时代发展地方经济史话..... 张懋周(93)
宜昌码头煤炭搬运组织“三义宫”的来龙去脉...王子兴(106)

旧宜昌鸦片市场与禁烟琐记	荣枯(112)
旧宜昌鸦片业的兴衰历程	谈崇高(120)

财 政 税 务

宜昌县旧时代财政概况	易正东(126)
宜昌县近代税收简况	谈崇高(135)

邮 政 宗 教

宜昌近代邮政概述	李世坤(139)
建国前宜昌县宗教概况	欧阳运森(142)

风 土 人 情

解放前的宜昌船工	许代发 董明全(147)
宜昌风物名胜集锦	易行炜(156)
宜昌县的传统民俗	杨官贵 陈乃义(169)

峡门御敌琐忆

——平善坝痛歼日寇追记

闫秉心

抗战期间，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宜昌周围地区与日本侵略者作战。在小溪塔、南津关、平善坝、曹家畈、大桥边等地，都有许多战友为了中华民族的存亡，而献出了自己的宝贵生命。时间虽然已经过去将近半个世纪了，但当年许多情景依然历历在目，记忆犹新，尤以一九四一年三月，在平善坝痛歼日寇的战斗，更是一次印象比较深刻的战例。这次战斗敌我真正接火的时间不长，但由于我们事先设想、估计、分析、判断比较周详，为此次战斗作了比较充分的准备，临到战斗进行中，步炮兵指挥员协同作战，配合默契，因而战斗进程能按计划实施，也取得了较为满意的战果。这里，我愿意比较详尽地加以叙述，也是对自己参加抗日斗争历史作一点回忆。

我是一九三九年春随部队由四川万县进驻湖北宜昌的。当时，我们是巴（东）万（县）要塞区指挥部重迫击炮兵第三营。全营三个连，每连有口径十五公分重迫击炮四门。我们营到宜昌，是配属给宜（昌）巴（东）要塞区指挥的。后来，为了便于作战指挥，经国防部同意，我们营于一九四一年春正式拨归“宜

巴要塞”区建制。部队番号也相应地改为“宜巴要塞区指挥部重迫击炮营”。

宜昌沦陷不久，我调到炮兵营一连当连长。这个连是一九三九年春进驻平善坝的。当时的任务是在平善坝附近构筑阵地，封锁下牢溪至小平善坝之间的江面，拒止敌舰沿江上溯，以确保石牌要塞的安全。当时的连长根据接受的任务，并结合本连火炮的性能，在平善坝西端，牛栏溪与松门溪之间的沿江山麓选定了炮位，并用将近一年的时间，构筑了相当坚固的半永久性阵地。

这个阵地从发扬火力，封锁江面来说，有其可取之处。但是，它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牛栏溪两侧高地必须为我方控制，否则整个阵地就完全暴露在敌人火力之下，除了被动挨打别无他途。这个矛盾在宜昌沦陷之后，特别是河西磨基山及其周围陷于敌手之后，大家就看得更加清楚了。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在我调任该连之后，副连长在向我介绍情况时，突出地指出这一点。我完全赞同他的观点，决心另选阵地。为此，在一九四〇年后半年，我曾多次在石牌、平善坝之间侦察。经过反复研究比较，最后在松门溪以西，紧靠江边的断岩旁，选定了一处相当理想的射击阵地。阵地左翼止于江边，对岸无敌情，侧翼绝对安全；右翼贴近一断崖，可完全遮住敌对牛栏溪两侧高地阵地的视线。即使该地为敌控制，也不会对我构成威胁。这个阵地的选定，对保证尔后平善坝战斗的胜利是十分关键的一步。

阵地选定之后，我就组织力量进行必要的战前准备，包括构筑掩体、测量射击距离、改善阵地交通等一系列工作。特别对主要目标区的射击距离，都是通过两种以上方法进行测算

比较,精度相当可靠,完全有把握对预定目标区可以不经试射,直接进行有效射击,以收突然袭击之效。

一九四一年三月上旬,敌十三师团向曹家畈以西我军阵地进犯。其一部在突破我军防地后,沿江向平善坝方向窜扰。当时,平善坝是河西我军的后勤基地,武器、弹药、粮秣由后方船只运到这里,再经牛栏溪运至前方;前线伤病员则由此运至三斗坪,再转后方医院。江边经常停靠的大小木船,少则三五十条,多则上百条,整个河坝,茶馆、酒馆总有二三十家,很可能是平善坝有史以来最“繁荣”的时期。敌人为了直接威胁石牌要塞并摧毁我方的后方补给线,于一九四一年三月九日下午,以三架飞机对平善坝进行了轮番轰炸,,由于我方军用船只此前已转移,没有受到任何损失,平善坝的民房则悉数中弹烧毁。三月十日拂晓,敌我双方在牛栏溪两侧高地展开激烈的争夺,战至中午,两侧高地为敌所控制。敌人利用有利地形,居高临下,以各式重武器向平善坝我军轰击。当时我方部署在平善坝的是一个加强团,即五十五师一六四团,团长谢世钦,配属一个重迫击炮连和一个战防炮连。最前沿步兵指挥官是张营长(姓名忘记了),我和他、谢团长始终保持电话联系。根据团长的指示,在敌人没有进入我炮兵最有效的火力网时,我们绝对不轻易开火而暴露自己的火力配备。所以,尽管敌人动用各种火器向我阵地射击,我方始终不予还击,绝大多数士兵都在掩蔽部内休息,只派少数监视哨监视敌情。大约在下午四点左右,张营长电话告诉我,敌人已进入平善坝,要我做好射击准备。当时,我第一线步兵的主阵地设在松门溪西岸,其前沿,或为深沟,或为断崖,易守难攻。敌人到了平善坝以后,主力利用居民的断墙残壁或其它地形地物作掩护,对我前沿阵地施

行火力侦察，我方按既定部署不予还击。敌人见我方没有什么动静，就大着胆子派少数散兵试图沿江边小道攻击前进。松门溪口是西犯敌人的必经之路，在松门溪口，我方部署了一门三七战防炮和两挺轻机枪。但敌人若不到溪口，就发现不了我方的枪炮阵地，等他们进入溪口，发现我方阵地，就来不及后退或还击而完全陷入我火力网之中，只能被动挨打了。所以敌人对溪口进犯两次，结果都遭尸数具，只得龟缩回去，不敢再试了。此时，村里的敌人仍在虚张声势，盲目射击。张营长曾问我是否可以村里敌人进行轰击，我认为敌人过于分散，杀伤效果不会很理想。由于我们对于这一带的地形了如指掌，所以我对张营长说：“如果你能把敌人赶出村于来，我就有办法。”这是因为，平善坝附近总的看地形相当开阔，唯一对我方步兵火力可以形成死角的地方，只有牛栏溪口那段有纵深不足 20 米，横宽约 150 米的一条小沟。敌人如果迫于我步兵火力，不能在村落隐蔽，他必然利用牛栏溪口这一小沟，这一小沟，对平射武器是死角，对曲射炮，是不会有问题的。张营长同意我的意见，他组织步兵各式武器向分散隐蔽在平善坝村内的敌人，进行突然性射击，大部分敌人在我火力轰击下，纷纷逃至牛栏溪口的小沟里。我一看，时机已经成熟，立即下令：“各放五发！”因为射击距离在战前经过多次测算，精确度十分可靠，所以二十发炮弹（每颗炮弹重 25 公斤）基本上命中目标区。张营长在电话里激动地对我说：“打得好！打得好！敌人的机关枪给炸起一丈多高！”紧接着我又命令：“各放五发！”前后几分钟之内，四十发重炮弹一下子把敌人的凶焰完全摧垮了，从此，他们再没有还击一枪。此时，天上忽然下起很少见的瓢泼大雨，眼睛都很难睁开，整个战场顿时陷入一片沉寂。午夜后，

敌人在平善坝东端放火烧尸后，静静地向河西撤退。

此次战斗，由于步炮兵协同作战，紧密配合，发挥了各自的优势，因而杀伤了大量的敌人，确保了石牌要塞的安全。为此，曾得到五十五师李及兰师长的嘉奖，全连官兵都感到十分欣慰。

（本文作者现系内蒙古自治区民革副秘书长）

对国民党军事首脑在宜昌沦陷前后

抗日战略战术的评述

沈重宇

一九四〇年六月中旬宜昌的失守，使蒋介石的亲信陈诚获得了“三昌将军”的称号（丢失了南昌、武昌、宜昌）。国民党统帅部在宜昌战役的判断和措置都犯了错误。

一九四〇年四月中旬，日寇第十一军司令部调集曾在淞沪、徐州、武汉等战场作过战的第三、第十三、第三十九师团与第六师团一部，向李宗仁第五战区主力发动闪电式的扫荡战，第一阶段战斗焦点在鄂北随县、枣阳一带，五战区部队虽受过一定损失，第三十三集团军总司令张自忠阵亡，但日寇围歼华军主力之企图被击破，襄阳、樊城、枣阳等重镇失而复得。但是，日寇此次攻势的最终目标是夺取宜昌。它向武汉以北进犯，是为了予五战区野战部队以歼灭或重创，使之无力从侧后方威胁和钳制其对宜昌的进攻。六月初，敌转入此次战役第二阶段，以主力在汉水下游强渡，钳击宜昌。第六战区守军不支，六月十二日，宜昌沦入敌手。

国民党军队未守住宜昌，情报工作的失误（未判明敌占宜

昌之意图)是一个原因,而国民党军事部署与体制上的严重缺陷则是更为重要的原因。抗战爆发后,国民党划分全国为若干战区,由于旧中国封建传统与兵制的影响,战区制与过去的防区制、督军制颇为相似。战区司令长官往往只顾看守自己的地盘,单纯防御,割据自立,忽视战略全局与相互协同,这个弱点正好被日寇利用。侵入我华中内地的日军,利用其控制大城市与水陆交通要道的条件,一再集中兵力进行距离较远的机动作战,甚至突然变换主要作战方向,跨越战区的界线。而国民党军队在很多情况下只能抄小道、走山路赶赴新的战场,兵员疲困,贻误时机。据我的同事、邻居雷云仙(抗战时期任孙震集团军总部副官处长,解放后任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回忆,一九四五年秋季他参加第五战区受降仪式,当时投降的日军某师团(可能是第三师团)竟然打过好几个战区,横冲直撞,猖狂之极,使在场的国民党将军们感到吃惊。

陈诚自恃“天子门生”,骄傲专横,不主动地与友邻战区搞好协同。宜昌是川鄂间水陆交通枢纽,战略位置重要,该地背靠长江,西部是鄂西山地与三峡,防守宜昌的积极之策乃是与五战区密切合作,在江汉平原以运动战防御削弱日寇之攻击力量,另以九战区部队从武汉西南方攻击及牵制日军。但是,六战区只在宜昌就地设防,修建了一些工事,日寇侵占宜昌后,利用这些工事,扩建加固,使得国民党军队后来反攻宜昌时增加了难度。

日寇攻陷宜昌的战略目的,一是巩固武汉外围据点,便于掠夺江汉间农产区丰富的物产,二是卡断重庆与五战区之间的重要交通线。

据雷云仙讲,一九四〇年六月以前,驻中原的孙震集团军

经过以宜昌为中转站的川江航线与宜襄公路取得补给物资与新补充的壮丁，他本人也是经过这条线路回四川探亲或出差，比较方便。宜昌失守后，虽然可以走老河口至巴东一线，但鄂西崇山峻岭，狭路险道，运输量小，效率低，不得不改经川陕、陕鄂公路，兜一个大圈子。

一九四〇年九月，五战区部队曾向宜昌之敌反攻，以策应长沙会战，但未克复宜昌，且招致日寇更大的仇视，十一月间，日寇再次向随、枣地区进攻。一九四一年一月中旬，日寇集中更多的兵力围攻平汉路以西的豫南鄂北的五战区主力，欲加歼灭，李宗仁以运动战对付之，二月中旬，南阳、襄樊两个方向之敌军均告撤退。

一九四三年五月，宜昌附近又发生了一次“会战”，日寇似乎为了诱降蒋介石，自动从鄂西撤兵，国民党报刊大吹所谓“鄂西大捷”，并说它可以与苏联红军在斯大林格勒会战和英美联军在北非反攻战中的胜利相比拟。即使是这样的“大捷”，陈诚也是没有份的，他那时已离开鄂西当“中国远征军司令官”去了（后因病移交司令官职位给卫立煌）。“鄂西会战”在局部战役中，虽然也取得了一些小的胜利，但从抗战的全局来看，国民党统帅部的战略“棋盘上”，还是输了一着。如果国民党统帅部能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倡导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方针，我相信“鄂西会战”的结局会理想得多。

（作者沈重宇，一九三八年十月担任国民党陆军第二十三集团军总部驻渝办事处处长，一九四五年十二月在重庆蒋介石侍从室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第四科科长。此篇为作者遗稿——编者）

宜昌人民在抗战军运中

作出的贡献与牺牲

朱国楚 黎祥清

今年,我们因工作的需要,重新踏上了抗日时期我县部分抗战军运故道,从而勾起了我们对抗战时期宜昌人民参加抗战军运的回忆。我们是生长在抗战时期的宜昌人,对八年抗日战争的全过程略有所知,特别是宜昌沦陷后的五年多时间,知道的就更多一些。对这时期前线抗战将士的英雄事迹,知道的人较多,但对宜昌后方人民支援抗战为前线军队供应运输作出的贡献与牺牲,则恐怕未必知之较多。为此,我们本着对历史负责的精神,就我们亲历、亲见、亲闻的事实与涉及的有关资料,愿为人们提供这份宜昌人民参加抗日军运的材料。

一、宜昌人民负担抗日军运的由来

1940年6月12日,宜昌县部分沦陷以后,宜昌未沦陷区成了抗日战争的前沿。国军撤离到宜昌城区外围南津关以上,长江交通中断。这里,长江两岸为“长江上游江防总司令部”防

地，以1940年冬天为例：这里常驻两个军（三二军、九四军），辖6个师防守。长江以北从小溪塔起至分乡直到务渡河、下堡坪，包括兴山县的马良坪为二六集团军防地，常驻两个军（三二军、七五军），辖6个师防守。宜昌县境内常驻四个军计12个师，另有中央炮兵第四、八两个团，共驻有部队大约123600人。这些军队以每人每天吃粮24两（旧16两制一斤半）计，每天共需粮18.54万斤。除驻在峡江两岸的一个军部、三个师及两个炮兵团由部队在三斗坪下白庙子江防分监部自领粮食外，江南土城、落步岽及驻长阳边境的一个军部、三个师每天需用粮4.5万斤，江北的集团军司令部，两个军部及6个师每天需用粮9万斤，每天需由民夫运粮13.5万斤，每站运粮至少要1750人，江南江北计14站，每天运粮民夫至少要在24000人以上。这些民夫全由面临前线的宜昌县未沦陷区的民众担任。“抗日总动员令”中规定：“全民在抗日时期中，有兵、粮、款三大义务。”宜昌后方人民则有兵、夫、粮、款四大义务，而当夫为抗战前线军队承担后勤输送任务，又成为当时压倒一切的任务。

二、军运的组织与路线安排

宜昌沦陷时期五年多的抗战军运，成了宜昌后方人民重要的任务，沉重的负担。要完成这一艰巨任务，就必须有庞大的组织机构。在军队方面，第26集团军司令部设26分监部于莲沱，分监马公亮（少将），下设若干科，如马秣、被服……。江防司令部设江防分监于白庙子和平善坝两地，分监为杨筱先（少将），实际负责为伍科长。分监部是部队专管军粮发运的机